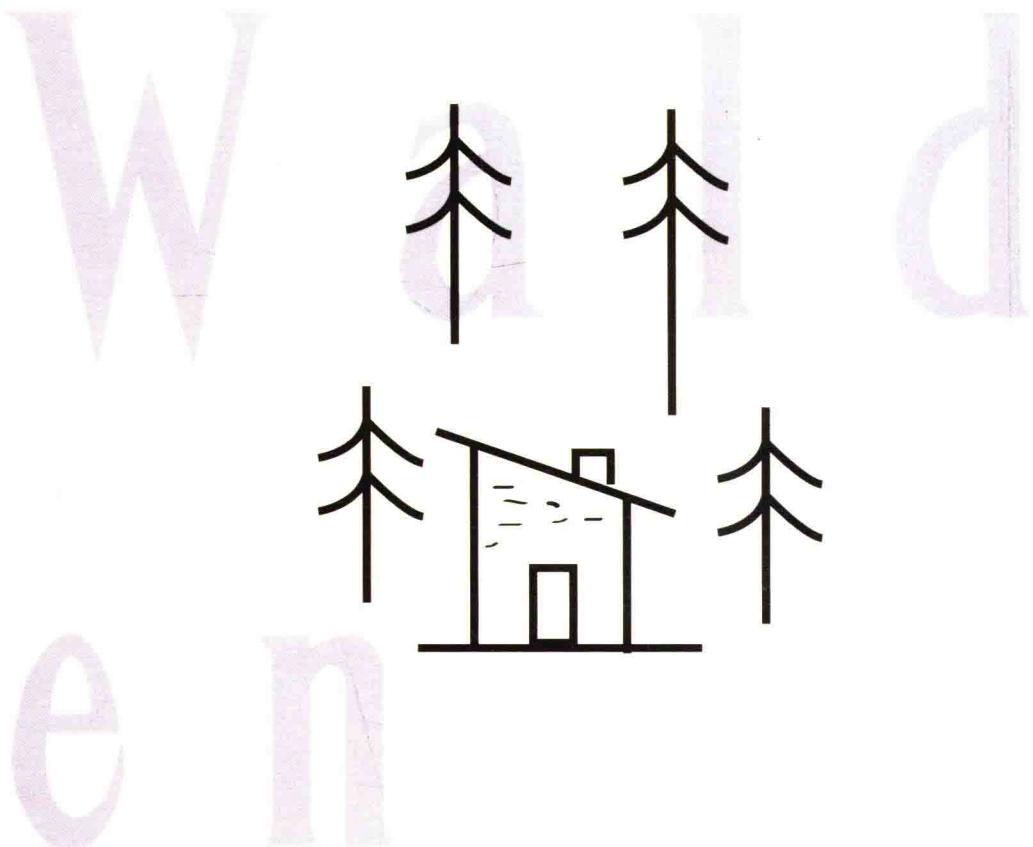


# 瓦尔登湖

Walden



[美] 梭罗 著

( Thoreau )

张瀚中 译

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

# 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

张瀚中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著 ; 张瀚中译.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00—2618—6

I. ①瓦… II. ①梭… ②张… III. ①散文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087 号

## 瓦尔登湖

[美]梭罗 著 张瀚中 译

出 品 人 杨建峰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 任 编辑 周振明

美 术 编辑 松 雪 王 进

制 作 段小红

出 版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618—6

定 价 3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前 言

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思想家。倡导朴素、真实、清醒、自然的生活方式。曾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自耕自食，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散文《瓦尔登湖》，成为超验主义经典作品。

梭罗才华横溢，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散文集，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其文简练有力，富有思想性，在美国文坛独树一帜。在《瓦尔登湖》中梭罗阐述了研究环境史和生态学的发现和方法，对自然文学写作影响甚远，也奠定了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基础，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梭罗善用比拟、比喻的手法，写眼前的一切事物，在梭罗的眼中，这些自然物并非死去，而是鲜活。而做到这一点，则归功于梭罗使用的一种与泥土接壤的语言，如同农夫播种一样自然的文字，恰恰这种语言风格保持着《瓦尔登湖》一书的鲜嫩，而鲜嫩的东西是长久的。这一点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处处可见。

任何一种美丽的物体都需要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去引发人们观赏。一篇好的文章、一部好书也是这样，它必须以很好的文体规则去表现，从而拉近读者与作者的心理距离，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梭罗并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书中，相反，他是用第一人称完全将自己与瓦尔登湖合二为一，将《瓦尔登湖》中的自然美透过“我”的感官、情感加以展示。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瓦尔登湖》是一部大的美文，里面所插叙的一切对象，都浸润着梭罗的全部情感。

2018年1月

## 目 录

- 经济篇（一） / 001
- 经济篇（二） / 019
- 经济篇（三） / 042
- 经济篇（四） / 058
- 我活在何处，我为何而活 / 085
- 书 卷 / 105
- 声 音 / 118
- 隐居山林 / 137
- 访 客 / 148
- 青青豆叶 / 163

- 177 / 村 民  
184 / 湖  
212 / 贝克农场  
222 / 更高的法则  
235 / 禽兽为邻  
249 / 温暖的木屋  
266 / 前代居民，冬日访客  
281 / 过冬的动物  
292 / 冰天的雪湖  
307 / 春  
327 / 终结的尾声

## 经济篇(一)

当我写下本文之后的那些章节，或换句话说，堆砌起为数众多的单词时，我正独居于一处小木屋里。在森林中，在马塞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边，在我亲自筑起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sup>①</sup>的地方，只靠着我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个地方，我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现如今，我再次成了文明生活的旅人。

假如不是同镇人对我的生活方式颇有兴趣打探，我才不该这般冒失，以我的诸多私事来招揽我的读者、吸引他们关注呢。有些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怪异，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怪异，考虑到我那些经历，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有人问我当时拿什么果腹；是否感到孤独恐惧；如此等等。另一些人由于好奇心，想知道我把收入中多大的比例捐献给慈善事业，而那些有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领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在本书中我回复诸如此类问题的同时，恳请对我并无特别兴趣的读者见谅。

大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被略去；可本书却加以保留；这一点，对自我意识而言，恰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经

---

① 1 英里约等于 1.61 千米。

常很容易忽略：归根结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如果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地总谈自己了。很不幸的是，我的阅历浅薄，我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之内了。而且，就我看来，我要求每个作家迟早要能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朴素诚实的描述，写得应该如同从遥远的他乡寄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一样，而不仅仅是转叙道听途说的他人生活。这种描述要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因为倘若他过着诚实的生活，那一定是在离我很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记录尤其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其他读者，则可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深信，没有谁会强行去穿尺寸不适当的衣衫，只有恰如其分才是最好的需求。

我所乐意倾诉的事物，与其说是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sup>①</sup>上居民的事，不如说是和各位有关的事，你们是这本书的读者，听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情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里的外部情况，或者说是环境，我要讲讲它的现状。诸位的生活状况如何？你们是否非要生活得如此糟糕透顶？这种生活能否改善一下呢？

我曾游历了康科德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涉足店堂、办公处所、田园等处，均可见到居民们好像以成百上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干着悔过的苦差事。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毫无遮拦地坐在四周皆火的地方，眼睛直视着太阳；或身体倒挂，头悬在火焰之上；或者侧着身子仰视天

---

① 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旧称。

空，“直到他们身体僵直无法恢复自然的形体，此时脖子是扭曲的，于是除了液体之外其他食物均不能包容在胃囊之中”；或者一生用一根链条拴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用自己的身体来衡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者独腿站立在立柱的顶端之上——这些有意为之的苦差真是骇人听闻。但是我平素司空见惯的景象与他们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赫拉克勒斯<sup>①</sup>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对比起来，完全是小菜一碟，因为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有个终点，但我总也见不到这些人宰杀或者捕获任何一头怪兽，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sup>②</sup>把九头蛇颈上烫出疤，蛇头就不能再生。这样的朋友，拿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烧灼九头蛇的头颈，所以割掉一个蛇头，在原处再生出两个头来。

我亲眼看见年轻人，我的同镇人，他们的不幸根结在于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去继承田地、房舍、粮仓、畜群，还有农具——因为获得这些东西轻而易举，而要舍弃它们可就难上加难了。要是他们出生在广袤的草场上，让狼喂大，那就好得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看清自己得在什么样的一片土地上劳动。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仆人？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忍辱生活时，他们又怎么会享受六十英亩<sup>③</sup>地的丰收呢？为什么他们刚刚出世，就该自掘坟墓？他们非得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行，力所能及地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死的灵魂，几乎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

---

① 古希腊和古罗马神，力大无比，勇敢坚强，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业绩。

② 伊俄拉斯是赫拉克勒斯的朋友。

③ 1 英亩约等于 4046 平方米。

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向前，推着一座七十五英尺<sup>①</sup>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往前走，还有一座从没清扫过的奥吉亚斯<sup>②</sup>王的牛棚，一百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另一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的人，他们即便少了祖上传下的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却还要拼死拼活地劳作，为了他们的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而受尽委屈。

但人们的劳作可谓是一个大错误了！人的健美的身体，很大一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养料。就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主导了人，人们经过劳作，积攒起众多财宝，又遭虫蛀锈蚀，最终又招引来盗贼将它们毁损和偷窃一空。这是一个愚昧的生命，倘若生前迷糊，人之将死时终会清醒明了。听说，杜卡利盎和彼尓<sup>③</sup>在制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身后去。诗云：

顽石掷，生人身，  
苦于难，注终身。<sup>④</sup>

后来，罗利<sup>⑤</sup>也铿锵有力地咏叹了他的如下诗句：

人心坚硬，苦忧熬煎，  
顽石铸就，身心如岩。

将许多石块由头顶扔到身后，也不转身去看看它们落到了

---

① 1 英尺等于 30.48 厘米。

② 传说中的希腊国王，三十年来未清洗过他的马厩。

③ 杜卡利盎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他和妻子彼尓乘船在宙斯引发大洪水时逃生，后成为人类的祖先。

④ 原文为拉丁文。

⑤ 英国著名航海家和作家。

哪里。对这么一个相当失策的神谕，我们的祖先竟是如此地盲从。

很多的人，即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土地上的人们，也只会让无知和错误纠缠他人生的始终，让虚无的忧怨和无休无止的粗俗活计占据着一生，却不能收集生命的鲜果。劳累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糙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收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闲暇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好无损；他没法保持人与人间最牢固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掉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其他的。他如何能记得清他的无知呢——他不是频繁地在转动脑子吗？在评论他们之前，我们先要无偿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重返健康。我们天性中最完美的素养，犹如果实上的粉霜一样，若要无损地保存下来，就只能极其精心地料理才行。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法如此温和地相处。

诸位读者；如我们所知，有人是贫穷的，觉得生活不简单，有时，甚至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里，有人无法为那吃进了肚的全部粮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服付出钱来，好不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看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很显然，你们许多人生活得如此卑微，颜面尽失，因为我已被生活阅历磨砺得能明察秋毫，足以看出这一点。你们时常进退两难，想要做成一笔生意来清还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 *aes alienum*——他人的铜币中，不就是有些钱币用铜来铸的

吗；就在别人的铜币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埋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清还，又一个明天清还，直至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断；你们求取恩典，摇尾乞怜，费尽种种心机只是为了免于牢狱之灾。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藏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炫耀自己，摆出一副轻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样子，这才使你们的邻人相信你，同意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做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购食品；你们为了熬过患病的日子，节省下一些钱来以求自保，结果把自己真的弄成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你们将钱藏在一只旧箱子里，或是灰泥之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想更安全点，就存入砖墙之内的银行里；也不管将钱藏在哪里，藏了多少，数目是如何之少。

我有时很是疑惑不解，我们怎么会从国外引入丑陋的黑奴制度，这简直太轻率了！有那么多严苛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奴隶主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奴隶主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主人来是最最坏的。谁配谈论什么人的神圣啊！看大道上的赶马人，昼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心中，有什么神圣的想法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责任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对比，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不就是在为一位富绅赶马吗？他们有什么神圣可言，有什么不朽可言呢？请看他们匍匐前进，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毫不伟大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类称号的人。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共舆论对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软弱无力。正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指引了他的归

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救赎，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sup>①</sup>来督促呢。还可再想想，这块大陆上的妇人们，她们注意手中无尽的活计，只是为了苟延残喘，好让她们自身的命运随波逐流！仿佛虚掷光阴并未有损于永恒呢。

芸芸众生在无声无息的绝望中度日。所谓的听天由命更是确定无疑的绝望。你们永远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并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抚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游戏和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模式化而又不为人觉察的绝望。在这类游戏中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是伴随工作而生的。但是，智慧的特征却是不去做绝望的事。

当我们以问答测验的形式来思索着人生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和意图时，人们好像显得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才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将其他任何方式排除在外。但是，他们的确相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可是清醒健康的人永远牢记：太阳升，万物明。舍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世上任何一种思想方法或行为模式，无论它多么古老，如不被证明便不能信赖。现在每个人视为真理而随声附和或予以默认放过的事，明天可能被视为谎话，纯属空言，可有的人却曾把它当作一片祥云，以为会化作甘霖飘洒在他们的田野上。前人认定不能办到的事，你尝试过后，发现还是能够办好的。前人有前人的行事准则，而后人则有自己的一套。古人不知添加燃料可使火焰经久

---

① 英国政治家兼慈善家，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废除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

不灭；后人却知将一点干柴架在锅底，他们绕着地球转，如鸟飞得那么快，真像那句成语说的：气死老家伙。

老年人虽然阅历丰富，但未必更有资格去做年轻人的好导师，因为他们虽有收益，但所失也会颇多。我们甚至可以质疑，最聪明的人又是否能从生活中学到点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说老实话，老年人并不能带给年轻人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他们自身的经验是如此零零散散，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惨痛失败，他们必须不加掩饰地承认，这种失败应归结于自身的缘故；也许他们心中还留下一些与那经验不太一致的信念，只是他们没有从前年轻了。我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大约三十年，还从没听到过我的长辈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诚恳的忠告。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东西，或许无法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眼前摆着的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亲身的体验，但对我来说并无帮助。如果我获取了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肯定会想到我的良师益友们可是从未提起过这个经验呢。

一个农夫对我说道，“人单吃蔬菜是不能活命的，因为蔬菜不能提供骨骼所需的养分。”因此，他虔诚地把每天的一些时间用于给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边走边讲话，跟在耕牛后面，这些耕牛靠吃蔬菜长的躯干，猛拉着他和他那副重犁前行，不管那一个个障碍。某些物品，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最无助的病人之中，确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另一些场合，仅仅被当作了奢侈品，再换了某些场合，就成了人们从未耳闻目睹的东西。

对某些人而言，人生的所有历程，似乎已被先祖们逐一涉足遍了，无论是高山之巅，或是幽深谷地，无所不在先祖们的注视中。根据伊夫林<sup>①</sup>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制定了一些规定，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则做出决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土地上去捡掉下来的橡实而不会犯侵害罪，橡实中多少比例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sup>②</sup>甚至还留下了医疗说明书，指导我们怎样剪指甲：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毋庸置疑，那些使生命的多姿多彩和欣喜欢乐都消耗殆尽的种种厌倦无聊，是与亚当<sup>③</sup>一样古老。可是人的能力却从未获得衡量；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尝试过的事是很少的。不论至今为止你有过怎样的失败，“别沉溺苦恼之中，我的孩子，谁会指派你去干由你来完成的事呢”<sup>④</sup>？

我们可以用上千种方式来尝试生活，举个实例吧，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同时照亮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系。假若我已牢记了这点，就可以避免犯下某些过错。我在锄草时可没有这种灵光乍现。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特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种各样的星系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个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大自然和人生就像我们不同的体制那样各不相同。有谁能知道，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个什么样的前途？对我们而言，难道还有比两双眼睛一瞬间的

---

① 约翰·伊夫林，英国作家，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著《森林志》；拥有美术、林学、宗教诸方面著作三十多部。

② 古希腊著名医生，为西医的始祖。

③ 《圣经》中的人物，传说为人类始祖。

④ 《毗湿奴往世书》，威尔逊译文。

对视更为伟大的奇迹吗？ 我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感受这个世界的一切时代；唉，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 历史，诗歌，神话！ 我不知道要了解别人的经验，还有什么比阅读上述之类更令人惊异而又更为详实的。

我的邻居称之为好的东西，大多在我心灵中相信是坏的。 如果我还对什么事感到后悔，那大概就是我的中规中矩了。 是什么恶魔迷住我的心窍，使我的行为这么规矩？ 老年人，你也许会说出你能够说出来的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也有过某种荣耀，可我却听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要我不去遵守你所说的那一套。 后代人抛弃了前代人的事业，如同抛弃了几条搁浅的船。

我在想，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相信的事情，应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事情要多得多。 我们少为自己操点心，就可以在别处多给他人以关怀。 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适应于我们的短处。 某些人克制不住的焦虑紧张，几近成了不可救药的疾病。 我们都生来喜欢夸大自己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没有从事的还有多少呀！ 还有，假如我们病倒了又怎么样呢？ 我们会多么惶恐不安！ 为了避免生病，即便放弃信仰地生活也在所不惜。 我们成天处在警惕之中，到了晚上不情愿地做祷告，把自己托付给变化莫测的运气。 我们被迫生活得非常精打细算，非常真诚，崇拜我们的生活，否认变革的可能性。 我们说，这是仅有的生活之道；但是，生活之道多种多样。 如同从一个圆心出发，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那么多啊！ 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索的奇迹；不过那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奇迹。 孔子说